舊五代史考異

舊五代史攷異卷第五　　餘姚邵晉涵纂修

世襲列傳第一

李茂貞傳

令捧日都將李雲　案新唐書及通鑑俱作李筠薛史韓建傳亦作李筠惟此傳作李雲

請落尚書令許之　案九國志李彥琦傳彥琦本姓楊氏鳳翔李茂貞委以心腹之任易姓李氏齒于諸子後昭宗西幸梁祖迎駕攻逼岐下者累年及昭宗東還長圍方解大軍之後府庫空竭彥琦請使甘州以通回鶻往復二載美玉名馬相繼而至

所獲萬計茂貞賴之

李從曮傳

從曮茂貞之長子也　案五代史補李儼岐王之子昆仲間第六官至中書令世謂之六令公性情好戲爲鳳翔節度因生辰隣道持賀禮使畢至有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秦鳳使矮陋且多鬚二人坐又相接而魏使在下曮因曰二使車一妍一醜何不相嘲以爲樂事魏博使恃少俊先起曰今日不幸与水草大王接席秦鳳使徐起應曰水草大王不敢承命然吾子容貌如此又坐次相接得非水

草大王夫人耶在坐皆笑

李茂勳傳

一日其民竊發以木槍擊茂勳踣于地　案通鑑考異引唐餘錄云桑強民欲擊梁祖誤中茂勳蓋傳聞之異詞也附識于此

高萬興傳

五年冬敬瑋卒　案卒原本訛平今據文改正

李仁福傳

拓拔思恭　案歐陽史作思敬

世襲列傳第二

高季興傳

至襄州酒酣謂孔勍曰是行有二錯來朝一錯放回一錯　案歐陽史作季興謂梁震語与薛史作孔勍異

高從誨傳

乾祐元年冬十一月以疾薨于位　案歐陽史作十月

高保勗傳

皇朝建隆四年春卒　案歐陽史作三年十一月

五代史補高季興本陵州陜右人為太祖裨將出

為郢州防禦使時荊南成訥征鄂州不利而卒太祖命季興為荊南留後到未幾會武陵土豪雷彥恭作亂季興破之遂以功授荊南節鉞莊宗定天下季興首入覲因拜中書令封南平王初季興嘗從梁太祖出征引軍早發至逆旅未曉有嫗秉燭迎門具禮甚厚季興疑而問之對曰妾適夢有人叩關呼曰速起速起有裂土王來及起謁嗷畢秉燭開門而君子奄至得非所謂王者耶所以不敢褻慢爾季興喜及來荊南竟至封王

高從誨季興之庶子而處長為性寬厚雖大夫不如也天成

中季興叛從誨力諫之不從及季興卒朝廷知從誨忠使嗣立封南平王初季興之事梁也每行軍常以愛姬張氏自隨一旦軍敗携之而竄遇夜悞入深澗中時張氏方娠行陸季興恐為所累俟其寢酣以劍剌岸邊而壓殺之然後馳去既而岸欲崩張氏且驚起呼季興曰妾適夢大山崩而壓妾身有神人披金甲執戈以手托之遂免季興聞之謂必生貴子遂挈之行後生從誨　梁震蜀郡人有才畧登第後寓江陵高季興素聞其名欲任為判官震恥之然難於拒恐禍及因謂季興曰本山

野鄙夫也非有意于爵祿若公不以孤陋令陪軍中末議但白衣從事可矣季興奇而許之自是震出入門下稱前進士而已同光中莊宗得天下季興懼而入覲時幕客皆贊成震獨以爲不可謂季興曰大王本梁朝與今上世稱讐敵血戰二十年卒爲今上所滅神器大寶雖歸其手恐餘怒未息觀其舊將得無加害之心宜深慮焉季興不從及至莊宗果欲留之樞密郭崇韜切諫以爲不可天下既定四方諸侯雖相繼稱慶然不過子弟與將吏耳惟季興而躬自入覲可謂尊奬王室者也禮

待不聞加等反欲留縻之何以來遠臣恐此事一行則天下解體矣莊宗遂令季興歸行已浹旬莊宗易慮遽以詔命襄州節度劉訓伺便囚之而季興至襄州就館而心動謂吏曰吾方寸擾亂得非朝廷使人追而殺吾耶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往而生不若去而死遂棄輜重与部曲趫健者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於是斬關而去既而是夜三更向之急遞果至襄州劉訓料其去遠不可追而止自是季興怨憤以兵襲取復州之監利玉沙二縣命震草奏請以江為界震又曰不可若然

則師必至矣非大王之利也季興怒卒使為之既而秦發未幾朝廷遣夏魯奇房知溫等領兵來伐季興登城望之見其兵少喜欲開城出戰震復諫曰大王何不思之甚耶且朝廷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兵雖小而勢甚大加以四方諸侯各以相吞噬為志但恨未得其便耳若大王不幸或得一戰勝則朝廷徵兵于四方其誰不欲仗順而起以取大王之土地耶如此則社稷休矣為大王計者莫若致書于主帥且以牛酒為獻然後上表自劾如此則庶幾可保矣不然則非僕之所知也季興從之

果班師震之裨贊皆此類也洎季興卒子從誨繼立震以從誨生於富貴恐相知不深遂辭居于龍山別業自號處士從誨見名皆跨黃牛直抵聽事前下呼從誨不以官閥但充名而已末年尤好篇詠与僧齊己友善貽之詩曰陳琳筆硯甘前席角里煙霞憶共眠蓋以寫其高尚之趣也

馬殷傳

許州鄢陵人也　案通鑑作扶溝人歐陽史從薛史

長興二年十一月十日薨于位時年七十八　案歐陽史作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

馬希範傳

豁州洞蠻彭士愁　案原本訛士秋今据歐陽史及通鑑改正　又案此傳有關文馬希廣希萼傳全篇俱佚　五代史補高郁為武穆王謀臣莊宗素聞其名及有天下且欲離間之會武穆王使其子希範入覲莊宗以希範年少易激發因其數奏敏速乃撫其背曰國人皆言馬家社稷必為高郁所取今有子如此高郁安得取之耶希範居常嫉郁忽聞莊宗言深以為然及歸告武穆請誅之武穆笑曰主上戰爭得天下能用機數以郁資吾霸業

故欲間之耳若梁朝羅王彥章兵權也蓋遭此計必至破滅今汝誅郁正落其彀中慎勿言也希範以武穆不決禍在朝夕因使誣告郁謀反而族滅之自是軍中之政往往失序識者痛之初郁與武穆俱起行陣郁貪且僭常以所居之井不甚清澈思所以激汰之乃用銀葉護其四方自內至外皆然謂之拓裹其奉養過差皆此類也故莊宗得以媒蘖自後陰晦中見郁後竟為祟厲 馬希範武穆之嫡子性奢侈嗣位未幾乞依故事置天策府僚屬於是擢從事有才行者有若都統判官李鐸

静江府節度判官潘玘武安軍節度判官拓拔坦都統掌書記李皋鎮南節度判官李莊昭順軍節度判官徐收澧州觀察判官彭繼英江南觀察判官廖圖昭順軍觀察判官徐仲雅靜江府掌書記鄧懿文武平軍節度掌書記李松年鎮南軍節度掌書記衛曦昭順軍觀察支使彭繼勳武平軍節度推官蕭銖桂管觀察推官何仲舉武安軍節度巡官孟元暉容管節度推官劉昭禹等十八人並爲學士其餘列校自表友恭張少敵等各以次授任莫不大興土木以建康府庭其最爲壯麗者即

有九龍金華等殿等殿之成也用丹砂塗其壁凡用數十萬斤石每僚吏謁見將升殿但覺丹砂之氣藹然襲人其費用也皆此類初敎令既下主者以丹砂非卒致之物相顧憂色居無何東境山崩涌出丹砂委積如邱陵於是收而用之契丹南侵聞其事以爲希範非常人遽使冊爲尚父希範得冊以爲邊隅推奉欣然當之矣　丁思覲素有才畧爲馬氏騎將以希範受契丹冊命深恥之因謂希範曰今朝廷失守正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使馳檄四方引軍直趨京師誅犬戎天子反正然後凱

還如是則齊桓晉文不足數矣時不可失願大王急圖之希範本無遠畧加以興作府署未畢不忍棄去遂寢思僅之謀思僅不勝其憤謂所親曰古人疾沒世而名不稱今遭逢擾攘不能立功於天下反顧戀數間屋子乎誠可痛也自是思僅常怏怏

文昭王夫人彭氏封秦國夫人常往城北報恩寺燒香時僧魁謂之長老聞曰夫人誰家婦女彭氏大怒索檐子疾馳而歸文昭驚曰何歸之速也夫人曰今日好沒興被箇老禿兵問妾是誰家婦女且大凡婦女皆不善之辭安得對妾而發文

昭笑曰此所謂禪機也夫人可答弟子是彭家女馬家婦然則通其理矣何怒之有乎夫人素負才智恥不能對乃曰如此則妾所謂無見性也於是慙赧數日　石文德連州人形質矮陋好學尤攻詩霸國時屢獻詩求用文昭以其寢陋未曾禮待文德由是窮悴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於門下其後文昭知之亦兼怒王宅欲庭辱文德而逐之居無何秦國夫人彭氏薨文昭傷悼乃命有文學者各撰挽詞文德乃獻十餘篇其一聯云月沈湘浦冷花謝漢宮秋文昭覽之大驚曰文德有此作

用吾但以寢陋而輕之乃不如南宮小兒却能知賢耶於是始名文德而媿謝之未幾承制授水部員外郎充融州刺史文德晚尤好著述乃撰大唐新纂十三卷多名人遺事詞雖不工事或可采時以多聞許之

何仲舉營道人美姿容年十三俊邁絕倫時家貧輸稅不及限李臯為營道令怒之乃荷項係獄將檟楚焉或有言于臯曰此子雖少能為詩往往聞立成希明府一察之臯聞遽召而問曰知汝有文且速敏今日之事若能文不加點為一篇以自述吾當貸汝仲舉援筆而成曰似玉

来投獄拋家去就枷可憐兩片木夾却一枝花皋大驚的為脱枷延上廳与之抗禮自是仲舉始鋭意就學天成中入洛時秦王為河南尹尤重士仲舉与張杭江文蔚倶遊其門及其東薦也公舉數百人獨以仲舉為擅場仲舉因獻詩曰碧雲章句纔離手紫府神仙盡點頭秦王大悦稱賞不已故一舉上第及歸遇文昭馬氏承制依唐太宗故事於天策府置十八學士以皋為學士之首且執政柄而仲舉自以出於皋之門下雖某名中朝事皋未嘗暫懈皋感悦遂加引用未幾与之同列及出

又為全衡二州刺史先是湖南尤多詩人其最顯
者有沈彬廖凝劉昭禹尚顏齊己虛中之徒而仲
舉在諸公間尤為輕淺惟李皋獨推許之往往對
衆吟秋日晚望詩曰樹迎高鳥歸深野雲傍斜陽
過遠山以足扣地歎曰何仲舉乃詩家之高逸者
也諸官見取舍其餘奴岳乃閣氣爾故仲舉感皋
之見知卒能自奮至于名節亦終始無玷論者以
皋有知人之鑒　歐陽彬衡山人世為縣吏至彬
將好學工於詞賦馬氏之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
乃攜所著詣府求見之禮必先通名紙有掌客吏

衆謂樊知客好賄陰使人謂彬曰足下之來非徒然也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為貺其可乎彬恥以賄進竟不與既而樊氏怒擲名紙于地曰豈吏人之子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為詩曰無錢将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為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為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必歌于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陽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既而竟不聞彬歎曰天下分裂之際厮徒負養

背能自奮我貧而至此耶計無所出思欲竄入鄰道但未有所向居無何聞西蜀圖綱將發彬遂謀入蜀且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不遂居于汝家未嘗有倦色其可輕棄乎然士以功名爲不朽不於此時遇之恐貽後悔今吾他適庶幾有成勿以爲念瑞卿曰君於妾不可謂之無情然一旦不以妾自滯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異之家財約數緡雖不豐願分爲半以資路途彬亦不讓因以瑞卿所贈盡賂綱吏求爲駕船僕夫綱吏許之既至蜀遂獻獨鯉朝天賦蜀主大悅擢居清要

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出為夔州節度使既領夔州武穆王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因致書于希範叙疇昔入蜀之由仍以衡山宗族為託希範得書大慙彬之親友悉免其賦役下令搜訪草澤由是士無賢不肖系謁皆延客之因彬所致也彬雅有風儀其為文辭近而理真聞之者雖不知書亦釋然曉之竟以此遇　戴偓金陵人能為詩尤好規諷唐末罹亂遊湘中值馬氏有國至文昭王以公子得位尤好奢侈起天策府搆九龍金華等殿土木之工金斧之聲晝夜不絕偓非之自稱元黃子著

漁父詩百篇以獻欲譏諷之故其句有繞把咽喉吞世界蓋因奢侈致危亡又曰若須抛却便抛却莫待風高更水深文昭覽之怒一旦謂賓佐曰戴偃何如人時賓佐不測以偃為文昭所重或對曰偃詩人章句深為流輩所推許方今在貧悴大王哀之置之髯參短簿之閒足矣文昭曰數日前獻吾詩想其為人大抵務以魚釣自娛爾宜賜碧湘湖使以遂其性亦優賢之道也即日使遷居湖上乃潛戒公私不得與之往還自是偃窮餓日至無以為計乃謂妻曰與汝結髮已生一男一女今度

不惟擠於溝壑亦恐首領不得完全宜分兒適去庶幾可免不然旦夕死矣于是舉骰子与妻子約曰彩多得兒彩少得女即擲偃彩少乃携女相与慟哭而別偃將奔嶺南至永州會文貽豢乃止其後不知所終

李皋与弟節俱在湖南幕下節亦有文學同光初馬氏武穆王授江南諸道都統詔賜戰馬數百匹皋為謝表百餘字後思意難涯時節在側皋顧謂之曰嘗聞馬有旋風之隊如何得一事為對節曰馬既有旋風隊軍亦有偃月營何患焉皋欣然下筆云尋當偃月之營擺作旋風之

隊表遂成論者以此對最為親切　僧洪道不知何許人通內外學道行尤高大為時人所重天福中居于衡山石羊鎮山谷中馬氏文昭王之嗣位也聞其名召于府使于報慈寺住持洪不應命文昭堅欲致之督青州縣憂懼計無所出率五七十人拱擁入州洪道知之乃引徒弟數輩轉徙入深山中得一岩遂且止息然離舊居抵于山岩下則衆鳥千萬和鳴而隨之州縣雖失其蹤或有相謂曰且深山之中衆鳥何故而鳴又聲韻優逸得非和尚在彼耶試尋果得之於岩所父老再拜曰和

尚佛之徒也佛不遺衆生願令大王崇重要与和尚相見輒不應名竄入山林於是和尚即得計矣而州縣與鄉村得無勞擾而和尚恐不為之開慈憫耶洪道於是始點頭曰如此則吾為汝行矣及至府文昭以國師待之未幾堅乞歸山文昭知不可留乃許焉其後竟不知所終初洪道之入岩也見一虎在穴乳二子徒弟大駭洪道叱曰無懼彼當移去言訖虎銜二子趨出穴至誠之所感也如此

馬希範常重一僧號報慈長老能入定觀人休咎希範因問之曰吾于富貴固無遺恨但不知

者壽尔吾師以為如何報慈曰大王無憂當与佛齊年希範喜以為享壽無窮及薨也止於四十九先是希範常嫉高郁之為人因莊宗言而殺之至是方臨江觀競渡置酒未及飲而希範忽驚起顧其弟曰高郁來希廣亦驚曰高郁死久矣大王勿妄言而希範血自鼻出是夜遂卒　馬希範卒判官李臯以希範同母弟希廣為天策府都尉撫御尤非所長大校張少敵憂之建議請立希廣庶兄武陵師希萼且曰希萼處長負氣觀其所為必不為都尉之下加之在武陵九谿蠻通好往來甚歡

若不得立必引蠻軍為亂幸為思之李皋忽怒曰
汝輩何知且先大王為都尉俱為嫡嗣不立之卻
用老婢兒可乎少敵曰國家之事不可拘以一途
變而能通所以國長久也何適庶之云乎若明公
必立都尉當妙設方畧以制武陵使帖然不動乃
可不然則社稷去矣皋愈怒竟不從少敵之謀少
敵度無可奈何遂辭不出未幾希萼果以武陵反
引九洞谿蠻數路齊進遂之長沙縊希廣于郊外
而支解李皋自是湖南大亂未逾年而國滅一如
少敵之言初希萼之來也希廣以全軍付親校許

却字

可攬使遂挐之可攬覩希萼衆盛恐懼夜送旗鼓乞降希萼大喜於是兼可攬之衆長驅而至希廣素奉佛聞之計無所出乃被緇衣引庫僧念寶勝如來謂之禳災頌之府廨火起人忽紛擾猶念誦之聲未輟其戇如此少敵憂之良有以也先是城中尚種槐其柳即無十一二至是內外一變皆種柳無復槐矣又居民夜閒好織艸鞋似梴芒之聲聞于郊野俄有童謠云湖南城郭好長街竟栽柳樹不栽槐百姓奔竄無一事只是梴芒織艸鞋人無少長皆誦之未幾國亂百姓奔竄死于溝壑者

十有八九至是議者始悟蓋長街者通內外之路也棿者爲言懷也不栽棿蓋兄弟不睦以至國亡失孔懷之義也艸鞋者遠行所用蓋百姓遠行奔竄之義也　馬希萼既立不治國事數与僚吏縱酒爲樂有小吏謝廷擇者本帳下廝養有容貌希萼素寵嬖之每筵會皆命廷擇預坐諸官甚有在下者于是衆怒往往偶語曰此輩舊制有讌會惟用兵守門以防他虞今與我等齊列何辱之甚也其弟希崇因衆怒咄咄与其黨竊發擒希萼囚之于衡陽又自立未數日江南遣袁州刺史邊鎬乘

其亂領兵來伐希崇度不能敵遂降先是長沙童謠云鞭打馬走不暇未幾果為邊鎬所滅初鎬嘗為僧以覘湖南尤鈸每侵晨必弄鈸行乞遍城往往擲起鈸以度門之高下及來湖南士庶頗有識之者　廖氏虔州贛縣人有子三人伯曰圖仲曰偃季曰凝圖凝皆有詩名偃驕勇絕倫由是豪橫遂為鄉里所憚江南命功臣鍾章為虔州刺史深嫉之於是圖與凝等議曰觀章所為但欲滅吾族也若戀土不去禍且及矣於是領其族暨部等三千餘人具鎧仗號令而後行章不敢逐遂奔湖南

時武穆王在位見其衆盛恐難制欲盡誅之或者曰大王姓馬而廖來歸廖者料也馬得料其勢必肥實國家大興之兆其可殺之乎穆王喜遂善待仍制下以凝爲永州刺史圖爲行軍司馬偃以天策府列校仍賜莊宅于衡山自稱逸人偃能于馬上挺身而立取逕衣振奮而服之以示輕捷荆南高季興次子忌其名管親軍雲猛都謂之雲猛郎君聞偃名因兩境交兵請与偃鬬偃欣然而往雲猛能用鎗見偃瘦小心輕之馳騎而刺偃垂及之偃佯落馬雲猛勢未及止偃自後奮戈一擊墜地

因生擒之自是其名愈振故武穆王終世不為隣境所輕者僅之力焉至其子希範嗣位九谿蠻叛命僅率兵討之為流矢所傷死于蠻中凶訃至希範使人報其母張氏張氏不哭謂其使曰為妾謝大王舉家三百餘口受王分食解衣之賜雖盡死未足以上報況一子乎望大王勿以為念希範聞而歎曰廖氏有此母欲不興其可得乎于是厚加存恤仍遣使召凝任為從事至希範覺國亂為江南所滅遂還金陵唐主擢以水部員外郎為洪州連昌縣令未幾又遷江州團練使凝為人不覊好

訴諂嘗見裴説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因曰如此裴説乃劫墳賊耳聞者皆笑及在江州盛暑嘗患體熱乃以一大桶盛冷水坐于其間或至終日雖賓友謁見出露其首与之談笑其簡率如此先是凝嘗夢人以印授之拜捧之際其印缺其一角凝不能測及授江州之命始悟曰印缺一角蓋偏裨之象也團練副使不亦宜乎時人異之

錢鏐傳

又詔賜上表不名　案五代會要載長興二年四月

詔曰周榮呂望有尚父之稱漢重蕭何有不名之禮錢鏐冠公侯之位統吳越之封宜示異恩俾當縟禮其錢鏐宜賜不名　五代史補錢鏐封吳越國王後大興府署版築斤斧之聲晝夜不絕士卒怨嗟或有中夜潛用白土大書於門曰沒了期侵早起抵暮歸鏐一見欣然遽命吏亦以白土書數字于其側曰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時人以為神輔自是怨嗟頓息矣　僧昭者通于術數居兩浙大為錢塘錢鏐所禮謂之國師一旦謁鏐有宫中小兒嬉于側墜下錢數十文鏐見謂之曰速收

處人恐踏破汝錢昭師笑曰汝錢欲踏破須是牛即可鏐喜以為社稷堅牢之義後至曾孫俶舉族入朝因而國除俶年是丑為牛可謂牛踏錢而破矣

錢鏐末年患雙目有醫人不知所從來自云累世醫内外障眼其術在於用鍼無不效者鏐聞召而使視之醫人曰可治然大王非常人患殆天與之若醫是違天理也恐無益于壽幸思之鏐曰吾起自行伍跨有方面富貴足矣但得兩眼見物為鬼不亦快乎既而下手莫不應手豁然鏐喜所賜動以萬計醫人皆辭不受明年鏐卒　僧契盈

闊中人通內外學性尤敏速廣順初遊戲錢塘一旦陪吳越王遊碧波亭時潮水初滿舟楫輻輳望之不見其首尾王喜曰吳國地去京師三千餘里而誰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可謂三千里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時人謂之佳對時江南未通兩浙貢賦自海路而至青州故云三千里也

僭偽列傳第一

楊行密傳

郡將遣行密徒步奏事如期而復　案北夢瑣言云

鄭棨嘗與楊行密爲本州步奏官

乃追李璠等還　案通鑑李璠至盱眙行密發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与薛史異

瑾與承嗣皆位至方伯　案九國志行密承制授朱瑾泰寧軍節度使李承嗣振武軍節度使此云位至方伯似未明晰附識于此

楊渭傳

渭渥之弟也　案歐陽史及通鑑皆作隆演惟薛史作渭詳見通鑑考異　五代史補楊行密嘗命宣州刺史田頵領兵圍錢塘錢鏐危急遣其子元璙修好于行密元璙風神俊邁行密見之甚喜因以

其女妻之遂命顔羅兵初顔之圍城也嘗遣使候錢鏐起居鏐厚待之將行復與之小飲時羅隱皮日休在坐意以顔之師無能爲也且欲譏之于是日休爲令取一字四面被圍而不失其本音因曰其字上加草爲萁菜下加石爲碁子左加玉爲琪玉右加月爲期會羅隱取于字上加雨爲雩下加皿爲盤盂左加玉爲玗玉右加邑爲邗地使者取亡字譏錢鏐必亡然亡上加艸爲芒下加心爲忘右加邑爲邙左加心爲忙其令必不通合坐皆嘻笑之使大慚而去未幾顔果班師先是行客與

鏐勢力相敵其為憤怒雖水火之不若也行密嘗命以大索為錢貫號曰穿錢眼鏐聞之每歲命以大斧科柳謂之斫楊頭至是以元璙通婚二境漸睦穿眼斫頭之論始止

李景傳

景本名璟　案釣磯立談云烈祖一日晝寢夢一黃龍出殿之西楹矯首內向始窺伺伏烈祖驚起使人偵之顧見元宗方倚楹而立遣人候上動靜於是立嫡之意遂決

又嘗遣使私賂北戎俾為中國之患自固偷安之計

案南唐書云契丹遣二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册君為中原主嗣主曰孤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尔主不忘先好受賜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

明年春正月　案南唐書正月改元交泰　五代史補李昪本為徐溫所養溫殺張鎬權出于己自稱大丞相中書令都統及出居金陵以嫡子知訓為丞相昪為潤州節度昪始為宣州忽得潤州甚怏快將白溫辭之宋齊邱與昪善因謂昪曰知訓驕

倨不可大用殆必有損足焚巢之患宣州去江都遠難為應潤州方隔一水爾有急則可以立功慎勿辭也昇聞之釋然遂行至潤州未幾知訓果為朱瑾所殺是夜江都亂火光亘天昇望之曰宋公之言中矣遂引軍渡江盡誅朱瑾之黨後解甲去備以待徐溫之至且喜且怒謂昇曰猶幸汝在潤州不然吾家大事將去矣汝于兄弟中有大功者耶即日用昇為左僕射知政事以代知訓昇善于撫禦內外之心翕然而歸之故徐溫卒未幾而江南遂為昇所有先是江南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

天東海即徐之望也李者鯉也蓋言李昪一旦自溫家起而為君尓初昪既蓄異志且欲諷動僚屬雪天大會酒酣出一令須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時齊丘徐融在坐昪舉杯為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丘曰著屐過街必須雍齒融欲挫昪等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昪大怒是夜收融投于江自是與謀者惟齊丘而已　宋齊丘豫章人父嘗在鍾傳幕下齊丘素落魄父卒家計蕩盡已在窮悴朝夕不能度時姚洞天為淮南騎將素好士齊丘欲謁之且囊空無備紙筆之費計無所出

但於逆旅杜門而坐如此殆數日隣房有散樂女尚幼問齋卬曰秀才何以數日不出齋卬以實告女歎曰此甚小事秀才何吝一言相示耶乃惠以數緡齋卬用市紙筆為詩詠以投洞天其畧曰某學武無成攻文失志歲華蹭蹬身事蹉跎胸中之萬仞青山壓低氣宇頭上之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步淩遲皇綱廢絕四海淵黑中原血紅把飛蒼走黃之輩有出鬼沒神之機洞天怒其言大不即接見齋卬窘急乃更其啓翌日復至其畧曰有生不如無生為人不若為鬼又云其為誠懇萬

謠只爲飢寒二字洞天始憫之漸加以拯救徐溫聞其名召至門下及昪之有江南也齊邱以佐命功遂至將相乃上表以散樂女爲妻以報宿恵許之

韓熙載仕江南官至諸行侍郎晚年不羈女僕百人每延請賓客而先令女僕與之相見或調戲或毆擊或加以爭奪靡𥦬無不曲盡然後熙載始緩步而出習以爲常復有醫人及燒煉僧數輩每來無不升堂入室與女僕輩雜處僞主知之雖怒以其大臣不欲直指其過因命待詔畫爲圖以賜之使其自愧而熙載視之安然

沈彬宜春人

能為歌詩格高逸膺進士不第遂游長沙會武穆方霸彬獻頌德詩云金翅動身摩日月銀河轉浪洗乾坤武穆覽而壯之欲辟之在幕府以其有足疾遂止彬由是往来衡湘間自稱進士邊鎬之下湖南也後主聞其名名歸金陵令為縣宰彬辭不就遂授金部郎中致仕年八十九初彬既致仕營別業於鍾山庭有古柏可百餘尺一旦為迅雷所擊仆於地自成四片彬視之欣然謂子庭瑞曰此天所以賜吾也汝宜成之庭瑞曰雷擊之木恐非祥不宜為棺彬怒曰吾命汝安得違之耶庭瑞懼

遂如教卒竟用此棺及葬掘地未及丈餘又得石
槨上有篆文四字云沈彬之槨其制度大小与棺
正相稱遂葬之時人異焉　僧謙光金陵人也素
有才辯江南國主以國師禮之然無羈檢飲酒如
常國主無以禁制而又于肉食中尤嗜鵝鱉國主
常以從容語及釋氏果報且問曰老僧無他願但
得鵞生四隻腿鱉長兩重裙足矣國主大笑顯德
中政亂國主猶晏然不以介意一旦因賞花命謙
光賦詩因為所諷詩云擁納對芳叢由來事不同
鬢從今日白花似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晚

風何須對零落然後始知空

王審知傳

以潮爲節度福建管內觀察使審知爲副　案王審

知德政碑作詔授潮節度累加檢校右僕射無審

知爲副事

潮疾審知以讓其兄審邽　案王審知德政碑作仲

兄審邽此作審邽當以碑爲正

累加中書令封閩王　案王審知德政碑云潮付公

以戎旅仍具表奏尋加刑部尚書威武軍留後俄

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使又改光祿

大夫檢校司空轉特進檢校司徒又轉檢校太保琅邪郡王食邑四千户食實封一百户　五代史補王潮之來福建也值連帥陳巖卒子壻范暉自稱留後潮攻拔之盡有其地遂爲福建觀察使至其子審知立雖天下多事猶能修其職貢朝廷嘉之封閩王審知卒弟延均嗣無識輒改審知制度僭稱大閩改元龍啟其後爲子衆殺衆多行不道閩人殺之立從父延羲改元永隆延羲不恤政事國亂爲其將連重遇所殺王氏之族遂滅先是梁朝有王霸者即王氏之遠祖爲道士居于福州之

怡山時愛二皀莢樹因其下築壇為朝禮之所其
後丹成沖虛而去霸嘗云吾之子孫當有王於此
方者乃自為讖藏之於地唐光啓中爛柯道士徐
景元因於壇東北隅取土護其詞曰樹枯不用伐
壇壞不須結不滿一千年自有系孫列又曰後來
是三王潮水蕩禍殃巖逢二乍間未免有銷已子
孫依吾道代代封閩疆議者以為潮蕩禍殃謂王
潮除其禍患以閩基業也巖逢二乍間謂陳巖逢
王潮未幾而已土地為其所有也代代封閩疆謂
潮与審知也代代蓋兩世之稱明封崇不過潮與

審知兩世耳初王潮嘗假道于洪州時鍾傳爲洪州節度使以王潮若得福建境土相接必爲己患陰欲誅之有僧上藍者通於術數動皆先知大爲鍾所重因入謁察傳詞氣驁曰令公何故起惡意是欲殺王潮否傳不敢隱盡以告之上藍曰老僧觀王潮与福建有緣必變彼時㸃一好世界令公宜加禮厚待若必殺之令公之福去矣於是傳加以援送及審知之嗣位也楊行密方盛常有吞東南之志氣審知居常憂之因其先人常与上藍所知乃使人賫金帛往遺之號曰送供且問國之休

答使回上藍以十字為報其詞曰不怕羊入屋只怕錢入腹審知得之歎曰羊者楊也腹者福也得非福州之患不在楊行密而在錢氏乎令內外將吏無姓錢者必為子孫後世之憂矣至延羲為連重遇所殺諸將爭立江南乘其時命查文徽領兵伐之經年不能下會兩浙救兵至文徽腹背受敵遂大敗自是福州果為錢氏所有入腹之讖始應蓋國之興衰皆冥數先定矣

徐寅登第歸閩中途經大梁因獻太祖遊大梁賦詩梁祖與太原武皇為讐敵武皇眇一目而又出自沙陀部落寅欲

曲媚梁主故詞及之云一眼蕃人望英威而膽落未幾有人得其本示太原者武皇見而大怒及莊宗之滅梁也四方諸侯以為唐室復興奉琛為慶者相繼王審知在閩中亦遣使至遂名其使問曰徐寅在否使不敢隱以無恙對莊宗困憮然曰汝歸語王審知父母之讐不可同天徐寅指斥先帝今閩在彼中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審知曰如此則主上欲殺徐寅爾令殺則未敢奉詔但不可用矣即日戒閽者不得引接徐寅坐是終身止于秘書正字　江為建州人工於詩乾祐中福州王氏

國亂有故人任福州官屬恐禍及一旦已去將奔江南乃間道謁為經數日為且与草投江南表其人未出境遭邏吏所擒仍于橐中得所撰表章於是收為与奔者俱械而送為臨刑詞色不撓且曰嵇康之將死也顧日影而彈琴吾今琴則不暇彈賦一篇可矣乃索筆為詩曰衙鼓侵人急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聞者莫不傷之

黃滔在閩中為王審知推官一旦餚之魚時滔方与徐寅對談遂請為代謝牋寅援筆而成其畧曰銜諸斷索才從羊續懸來列在瑚盤便到馮驩食

衆時人大稱之

僭偽列傳第二

劉守光傳

詐人陷瀛鄚二州　案鄚原本訛鄭今据歐陽史改正

書記馮郁　案原本作馮都今据薛史列傳改正

盡斂銅錢於大安山巔　案銅錢原本作銅鑄引用錯謬今据歐陽史改正

即殺匠石以滅其口　案莊子石乃匠者之名詞家引用泛作工匠解者非乃紀事之文亦沿其誤殊

乖史體今姑仍原文而改正于此

劉涉傳

謙之長子曰隱　案梁開平初封大彭郡王梁祖郊

禋禮畢

進封南海王　案東都事畧不載隱封南海王宋史

不載隱封大彭郡王与薛史互有詳畧考五代會

要劉隱進封南海王在開平四年

僭偽列傳第三

王建傳

以建爲璧州刺史　案通鑑楊復恭出建爲利州刺

史蜀檮杌作利州防禦使与薛史異

或謂敬瑄曰　案蜀檮杌李叉曰建今之姦雄狼顧久矣必不為人下若為將校亦非公之利通鑑亦作李叉

時昭度以建為牙内都校董其部兵　案鑑戒錄云昭度以部兵置行府

或告令孜通鳳翔書問下獄餓死　案蜀檮杌云敬瑄縻虜雅州以其子為刺史既行建遣殺于三江令孜仍監其軍復以令孜陰附鳳翔下獄餓死

王衍傳

異謀熒惑臣各已處斬令送納首級　案蜀檮杌云

皇太子開崇賢府募兵以拒唐師

旬起師至入蜀城凡七十五日　案以下原本殘闕

据歐陽史云同光四年衍行至秦川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誅其族天成二年封衍順正公以諸侯葬　五代史補王建在許下時尤不逞嘗坐事遭徒但無杖痕爾及據蜀得馮涓為從事涓好詼諧建恐為所譏因閑曰竊聞外議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涓對曰有之建恃無杖痕且對衆因袒背以示涓曰請足下試看有遭杖責而

肌肉如是耶涓知其詐乃撫背而歎曰大奇當時何處得此好膏藥耒賓佐皆失色而涓晏然　王建之僭號也惟翰林學士最承恩顧侍臣或諫其禮遇建曰蓋汝輩未之見也且吾在神策軍時主內門魚鑰見唐朝諸帝待翰林學士雖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顧比當時才有百分之一尔何謂之過當耶論者多之　杜光庭長安人應九經舉不第時長安有潘尊師者道術甚高僖宗所重光庭素所希慕數遊其門當僖宗之幸蜀也觀蜀中道門牢落思得名士以主張之駕回詔潘尊師使于兩

街求其可者尊師奏曰臣觀兩街之衆道聽塗說一時之俊即有之至于𡨥教之士恐未合應聖旨臣於科場中識九經杜光庭其人性簡而氣清量寛而識遠且困于風塵思欲脫屣名利久矣以臣愚思之非光庭不可僖宗召而問之一見大悦遂令披戴仍賜紫衣號曰廣成先生即日馳驛遣之及王建據蜀待之愈厚又號為天師光庭嘗以道德二經注者雖多皆未能演暢其旨因著廣成義八十卷他術稱是識者多之

孟知祥傳

孟知祥　案孟知祥傳永樂大典原闕今采冊府元龜僭偽部以存梗槩

即遣人拽下階斬于階前　案歐陽史云李嚴至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見之嚴懼而不來嚴聞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因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鑑戒錄云李嚴于天成初復來臨護孟祖加之禮分從容數其五罪命劍斬之与薛史異

孟昶傳

孟昶　案宋朝事實云昶初名仁贊揮塵餘話云昶

字保元

十一月十四日生昶于太原　案花蕊夫人宮詞云法雲寺裏中元節又是官家降誕辰是昶以七月十五爲生辰也与薛史異　五代史補孟知祥之入蜀視其險固陰有割據之志洎抵成都值晚且憩于郊外有推小車子過者其物皆以袋盛知祥見問汝車所勝幾袋答曰盡力不過兩袋知祥惡之其後果兩世而國滅　孟知祥与董璋有隙舉兵討之璋素勇悍聞知祥之來也以爲送死諸將兩端李鎬爲知祥判官深憂之及將戰知祥欲示

閒暇自書一字以遺董璋與何舉筆輒誤書董為重字不悅久之鎬在側大喜且引諸將賀于馬前知祥不測曰事未可測何賀耶鎬曰其董字艸下施重今令大王去艸書重是董已無頭此必勝之兆也於是三軍欣然一戰而董璋敗

外國列傳第一

契丹傳

兒即吾兒也　案契丹國志作吾定兒也与薛史異

遣供奉姚坤　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作苗坤

兒昨夢太原石郎發使到國今果至矣　案契丹國

志作太宗夢見真武使之救晉与薛史微異
是月二十一日卒時年四十六　案以下原本闕佚据五代會要云四月十八日德光卒于欒城五月宣遺制以永康王襲位永康王者東丹王之長子以其月二十一日領部族歸國改會同十年為天祿元年自稱天授皇帝漢乾祐三年十一月率騎數萬陷邢州之內邱縣深州之饒陽縣周廣順元年正月太祖命左千牛衛將軍朱憲往修和好永康王亦遣使報命獻良馬四足太祖復遣尚書左丞田敏供奉官蔣光遂銜命往聘其年四月田敏

等回永康王遣使獻碧玉金鍍銀裘鞍轡并馬四十匹其月太祖又命左金吾將軍姚漢英左神武將軍華光裔往使其年九月永康王爲部下太寧王所弑德光之子勒所部兵誅太寧王自立稱應歷元年號天順皇帝顯德元年春太原劉崇將圖南侵契丹將楊袞率騎萬餘以助之三月世宗親征與崇戰于潞州高平縣之南原崇軍大敗契丹衆棄甲而遁二年三月命許州節度使王彦超等築壘于李晏口與契丹兵數千騎戰于安平縣敗之

外國列傳第二

吐蕃傳

甘州為回鶻牙帳　案原本脫帳字今據歐陽史增入

回鶻傳

仍以左監門衛將軍楊沼充押領回鶻還蕃使通事舍人　案五代會要以易言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同正弟畧麥之石論思並為左千牛衛將軍同正李屋殊安鹽山並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仍以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為左驍衛上將軍充押領回

鶻還蕃使通事舍人

并獻善馬九匹　案歐陽史作貢玉馬

狄銀卒　案歐陽史同光四年狄銀卒

就册爲奉化可汗　案歐陽史晉高祖時又加册命

阿咄欲不知其爲狄銀親疏亦不知其立卒而仁

裕託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

天文志

天文　案薛史天文志序永樂大典原闕然其日食

星變諸門事蹟具存較歐陽史司天考爲詳備今

考五代會要所載星變物異諸門與司天考互有

詳畧蓋五代典章散佚各記所聞未能盡一也參

考諸書當以薛史為得其實焉

五星凌犯

乾化二年五月壬戌熒惑犯心大星去心四度順行

案歐陽史正月丙申熒惑犯房第二星与薛史異

五代會要与薛史同

九月己亥熒惑在江東犯第一星　案歐陽史九月

丙辰太白歲相犯薛史不載疑有闕文

太白近軒轅大星　案歐陽史九月辛巳太白犯右

執法薛史不載

十月壬戌熒惑犯哭星　案此條歐陽史不載

句已　案原本作旬已今從歐陽史改正

顯德六年六月庚子熒惑與心大星合度光芒相射先是熒惑句已於房心閒凡數月至是與心大星合度是夜順行　案此條歐陽史不載

星晝見

長興二年五月己亥歲星晝見　案歐陽史作癸亥

太白晝見

應順元年春　案原本訛廣順今據歐陽史改正

歷志　案五代修歷法如晉馬重績調元歷周王朴

欽天歷五代會要所載者甚畧蓋因知歷者稀莫能是正也薛史載欽天歷用數爲歐陽史所本其字句異同彼此可互證云

正元歷　案玉海作正統五代會要作正元

創爲新歷一部二十一卷　案玉海引崇文總目作二十卷

因賜號調元歷　案玉海調元歷蓋倣曹士蔿小歷之舊唐建中時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雨水爲歲首世謂之小歷

五行得期之數　案原本五行訛五之今據五代會

要改正

法者數之節也　案原本法訛百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　案七十二萬原本作七千二百萬考下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太率則此當云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謂之全率原本全率之數併作大率之數蓋傳寫之訛今據歐陽史改正

一篇步星　案以下脫二篇步發斂五字下云以卦候沒滅為之下篇者言為步發斂之下篇歐陽史

約其文稱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為四篇是
也
以來年正旦為始自前諸曆並廢　案玉海欽天子
朔分之下立小分謂之秒說者謂前代謂曆朔餘
未有秒者若可用秒何待求日法以齊朔分也
欽天步日躔術　案以上題稱步日躔術及後步月
離術步五星術合為曆經四篇者之三又皆僅列
用數而不及推步據歐陽史云舊史亡其步發斂
一篇而在者三篇簡畧不完然則薛史原文固已
闕矣

欽天步月離術

離策一十七　案歐陽史作離策二十七此云一十七當是傳寫之訛以統法除離率得二十七日及餘分

交中一十三四千四百六十三　案四千四百歐陽史作四千三百據交策半之爲交中當從歐陽史

欽天步五星術

歲星歷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一　案七百六十一歐陽史訛作九百六十六非也據歷率半之爲歷中彼此互訂此條是正歐陽史之訛

歷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九九十六　案歐陽史小分作八十九此云九十六非也據歷中倍之爲歷率倍九十六適得大分一小分七十八

大白周策五百八十三　案原本作周策五百八十三萬考周率滿統法得周率五百八十三日及餘分萬字係衍文歐陽史亦無萬字今删去

歷中一百八十二　案原本作歷中一百八十二萬考歷率半之滿統法得歷中一百八十二日及餘分萬字係衍文歐陽史亦無萬字今删去

五行志

夔州赤甲山崩　案原本訛求甲今据五代會要改

正

華州節度使楊彥詢　案原本作彥珣今從列傳改

正

禮志上

禮志　案禮志序原本闕佚

蠡吾侯　案原本訛蠡愚今据後漢書改正

勅宜于應州舊宅立廟餘依所奏　案文獻通考後

唐之所謂七廟者以沙陀之獻祖國昌太祖克用

莊宗存勗而上繼唐之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此所

謂四廟者又明宗代北之高曾祖父也

周捨論　案原本訛周拾今据新唐書禮志改正

漢稱唐堯劉累之後　案原本作劉里今据漢書改正

懿祖光皇帝　案原本作義祖今從新唐書改正

更請上追高皇帝光武皇帝共立六廟從之　案文獻通考莊宗明宗既舍其祖而祖唐之祖矣　敬瑭知遠崛起而登帝位俱欲以華冑自詭故於四親之外必求所謂始祖而祖之張昭之言義正而詞偉矣至漢初則段顒竇貞固之後曲為論附乃

至上祖高光以爲六廟云

請據禮官議立四親廟從之　案五代會要和凝議曰恭以肇啓洪圖惟新黃屋左宗廟而右社稷率由舊章崇祖禰而辨尊卑載于前史雖質文互變義趣各殊或覩損益之規或以興隆之始陛下體元立極本義祖仁開變家成國之基遵奉先思孝之道合據禮官議立四親廟以叶彝文從之

禮志下

寶應元年　案原本訛寶寧攷新唐書寶應係代宗年號無所謂寶寧者今改正

並著具緋衣情子　案原本作絳衣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唐天成三年十一月太常寺定議唐少帝謚廟號景宗四年八月戊申明宗服衮冕御文明殿追册光烈孝皇帝　案歐陽史作四年五月乙酉追謚与是志定謚册廟月日俱不符

令改基為宗字從之　案五代會要風俗通陳孔璋云尊卑有叙喜祭哀敬各有攸終欲令言著而可遵事施而不犯禮云卒哭之後宰執木鐸徇于宫曰舍故而諱新故謂諱廟之主也恩遠屬絕名不

可諱令昭宣王去元宗十四世奏改冊文非典故
也
樂志上
大合之舞象功之舞來儀之舞昭德之舞登歌樂章
各一首　案五代會要云太常少卿楊煥撰
舞武成之舞登歌樂章一首　案五代會要云尚書
兵部侍郎崔居儉撰文原本脫成字今據五代會
要增入
舞雍熙之舞登歌樂章一首　案五代會要云太常
卿盧文紀撰

舞咸和之舞登歌樂章一首　案五代會要云太子賓客判太常寺事趙光輔撰

舞靈長之舞舞積善之舞舞顯仁之舞舞章慶之舞登歌樂章各一首　案五代會要云太常卿張昭撰

舞明德之舞舞定功之舞登歌樂章各一首　案五代會要云太祖廟室樂章太常卿田敏撰世宗廟室樂章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撰

以雉羽分析連攢而爲之　案原本訛運攢今据五代會要改正

朱襴草帶 案原本襴訛構今据五代會要改正

中書條奏差官修撰從之 案歐陽史崔梲傳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梲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懸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裲襠白布大口袴草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繡襠甲金飾白練褠錦騰蛇

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皮鞾左執干右執戚執旌
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
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簫笳各二人
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元同二舉登歌奏文同舉
食文舞昭德武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棁
金帛羣臣左右覩者皆贊歎之然禮樂廢久而制
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糅亂雅音其樂
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
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發
聲悲離煩慝如薤露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

不應節斷者皆悲愴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
廢二舞
樂志下
時太常卿邊蔚上疏請改舞名　案五代會要邊蔚
請添召樂師令在寺習樂勅太常寺見管兩京雅
樂節級樂工共四十人外更添六十人內三十八
人宜抽教坊貼樂部官兼先餘二十二人宜令本
寺照名充填仍令三司定支春冬衣糧月報聞奏
其舊管四十人亦量添請
太子丞鮑鄴　案原本訛鮑節令据五代會要及文

獻通考改正

十二鎛鐘　案原本訛鐘鎛攷隋書樂志宮懸各設十二鎛鐘於其辰位則知鐘鎛之爲鎛鐘耳今改正

漢初制氏所調　案原本訛知氏今據漢書改正

食貨志

食貨　案薛史食貨志序原闕卷中惟鹽法載之較詳其田賦雜稅諸門僅存大畧疑明初薛史已有殘闕也今無可采補姑存其舊

勅銅法令後宮中更不禁斷　案五代錢文薛史惟

於晉本紀載天福元寶錢文餘俱從畧據泉志有天成元寶錢洪遵云徑九分重三銖六參有漢通元寶錢乾祐中所鑄也洪遵云徑寸重三銖六參有周通元寶錢顯德中所鑄也李孝美云徑寸重五銖

江南因唐舊制　案馬令南唐書元宗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又鑄大唐通寶錢与唐國錢通用

仍委便制一一條貫　案五代會要同光三年二月勑魏府每年所徵隨絲鹽錢每兩与減放五文逐年俵賣蠶鹽食鹽大鹽甜次冷鹽每斗与減五十

糶鹽与減三十天成元年四月勑諸州府百姓合散蠶鹽今後每年祇二月内一度俵散依夏税限納錢長興四年五月七日諸道鹽鐵轉運使奏諸道州府鹽法條流元末一槩定奪謹具如後 應食課鹽州府省司各置榷糶折博場院應是鄉村並通私商興販所有折博并每年人户蠶鹽並不許將帶一斤一兩入城侵奪榷糶課利如違犯者一兩以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以上至三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三斤以上至五斤買賣人各杖八十五斤以上至十斤買賣人各徒二年十

斤以上不計多少買賣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所
有犯鹽人隨行錢物驢畜等並納入官所有元本
家業莊田如是全家逃走者即行點納仍許般載
腳戶經過店主并腳下人力等糾告等第支與優
給如知情不告與賣鹽人同罪其賣鹽人經過處
地分門司廂界巡檢節級所由并諸色關連人等
不專覺察委本州臨時斷訖報省如是門司關津
口鋪捉獲私鹽即依下項等第一半賞錢一斤以
上至十斤支賞錢二十千五十斤以上至一百斤
支賞錢三十千一百斤以上俱賞錢五十千應食

末鹽地界州府縣鎮並有榷糶場院久末內外禁法即未一縣條流應刮鹹煎鹽不計多少斤兩並處極法兼許四鄰及諸色人等陳告等第支給賞錢欲指揮此後犯一兩以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以上至二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二斤以上至三斤買賣人各徒一年三斤以上至五斤買賣人各徒二年五斤以上買賣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如是收到鹹土鹽水即委本處煎鍊鹽數准條科斷或有已曾違犯不至死刑經斷後公然不懼條流再犯者不計斤兩多少所犯之人並處極法

其有榷糶場院員寮節級人力兼鹽池客竈戶般
鹽船綱押綱軍將衙官稍公等具知鹽法如有公
然偷盜官鹽或將貨賣其買賣人及富盛主人知
情不告並依前項刮鹹例五千以上處死其諸色
關連人等並合支賞錢即准洛京邢鎮條流事例
指揮　顆末青白等鹽元不許界分參雜其顆鹽
先許通商之時指揮不得將帶入末鹽地界如有
違犯一斤一兩並處極法所有隨行物色除鹽外
一半納官一半與捉事充賞其餘鹽色未有畫一
條流其洛京并鎮定邢州管內多壯京末鹽入界

、捉獲並依洛京條流科斷欲指揮此後但是顆末
青白諸色鹽侵界茶雜捉獲並准洛京條流施行
一應諸道今後若捉獲犯私鹽麴人罪犯分明正
該條法便仰斷遣訖奏若稍涉疑誤秖須申奏取
裁

而人户鹽錢又不放免　案五代會要晉天福元年
十一月敕節文洛京管内逐年所配人户食鹽起
來年每斗減放十文

私有抽稅今後一切止絶　案五代會要周廣順二
年九月十八日勅條流禁私鹽麴法如後　一諸

色犯鹽麴所犯一斤以下至一兩杖八十配役五斤以下一斤以上犯三年配役五斤以上並決重杖一頓處死　一應所犯鹽麴關津門司廂巡門保如有透漏並行勘斷　一刮鹹煎錬私鹽所犯一斤以下徒三年配役一斤以上並決重杖一頓處死犯私鹽若捉到鹻水秖煎成鹽秤盤定罪遠處凡有鹻鹵之地所在官吏節級所由常須巡檢村坊鄰保遞相覺察若有所犯處彰露並行勘斷一所犯私鹽捉事告事人各支賞錢以係省錢充至死刑者賞錢五十千不至死刑者三十千　一

顆末鹽各有界分若將本地分鹽侵越疆界同諸
色犯鹽例科斷　一鄉村人户所請蠶鹽秖得將
歸零蔓供食不得別將博易貨賣投托与人如違
並同諸色犯鹽例科斷若是所請蠶鹽道路津濟
須經過州府縣鎮委三司明行指揮　一凡買鹽
麴必須於官場務内買若衷私投托興販其買賣
人並同諸色犯鹽麴例　一諸官場官務如有羨
餘出剩鹽麴並許盡底報官如衷私貨賣者買賣
人並同諸色犯鹽麴例科斷若鹽鋪酒店户及諸
色人与場院衷私貨賣者並同罪科斷　一所犯

私鹽麴有同情共犯者若是骨肉卑幼奴婢同犯
抵罪家長主首不知情抵罪造意者餘減等科斷
若是他人同犯並同罪斷若與他人同犯據逐人
腳下所犯斤兩依輕重斷遣　一州城縣鎮郭下
人戶係屋稅合請鹽者若是州府並於城內請給
若是外縣鎮郭下人戶亦許將鹽歸家供食仰本
縣預取逐戶合請鹽數目攢定文帳部領人戶請
救勒本處官吏及所在場務同點檢入城若縣鎮
郭下人戶城外別有莊田亦仰本縣預先分擘開
坐勿令一處分給供使　三年十二月敕諸州府

并外縣鎮城內其居人屋稅鹽今後不係其鹽錢
亦不徵納所有鄉村人户合請蠶鹽所在州城縣
鎮嚴切檢校不得放入城門
自是曹宋已西十餘州皆盡食顆鹽　案五代會要
顯德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宣頭節文改立鹽法如
後　一應國軍堂陽務邢洺州鹽務應有見架貯
鹽貨處并煎鹽場竈及應是鹻地並須四面修置
牆塹如是地理遥遠難為修置牆塹即作壕籬為
規隔內偷盗夾帶官鹽兼於壕籬外煎造鹽貨便
仰收捉及許諸色人陳告所犯不計多少斤兩並

決重杖一頓處死其經歷地分及門司節級人員
並當量罪勘斷所有捉事告事人賞錢二十千一
斤以上至十斤賞錢三十千一十斤以上賞錢五
十千　一應有不係官中煎鹽處鹻地並須標識
委本州府差公幹職員與巡監節級村保地主鄰
人同共巡檢若諸色人偷刮鹹地使仰收捉及許
人陳告若勘逐不虛捉事人每獲一人賞絹一十
匹獲二人賞絹二十匹獲三人以上不計人數賞
絹五十匹刮鹹煎鹽人并知情人所犯不計多少
斤兩並決重杖一頓處死其刮鹻處地分并刮鹻

人住處巡檢節級所由村保等各徒二年半令衆
一月依舊句當刮鹻處地主不切檢校徒二年令
衆一月　一顆鹽地分界内有人刮鹻煎鍊鹽貨
所犯並依前法　一令緣改價賣鹽慮有别界分
鹽貨遞相侵犯及將鹽入城諸色犯鹽人令下三
司依下項條流科斷其犯鹽人隨行物色給与本
家其鹽没納入官所經歷地分節級人員并行勘
斷一兩至一斤決臀杖十五令衆半月捉事告事
人賞錢五千一斤以上至一十斤徒一年半令衆
一月捉事告事人賞錢七千十斤以上不計多少

徒二年配發運務役一年捉事告事人賞錢十千
一諸州府人户所請蠶鹽不得于鄉村衷私貨賣
及信團頭腳户縣司節級所由等趁折糶賣如有
犯者依諸色犯鹽例科斷　一如有人於河東界
將鹽過来及自家界内有人往彼興販鹽貨所犯
者並處斬其犯鹽人隨行驢畜資財並与捉事人
充賞慶州青白榷税院元有透税條流所有隨行
驢畜物色一半支与捉事人充賞其餘一半弁鹽
並納入官欲並依舊一斗以上至三斗杖七十三
斗以上至五斗徒一年五斗以上處死安邑解縣

兩池榷鹽院河中府節度使兼判之時申到畫一
事件條流等准勅牒兩池所出鹽舊日若無文榜
如擅將一斤一兩准元勅條並處極法其犯鹽人
應有錢物並與捉事先賞者切以兩池禁棘峻阻
不通人行四面各置場門弓射分擘鹽池分居住
並在棘圍裏面更不別有差遣祇令巡護鹽池如
此後有人偷盜官鹽一斤一兩出池其犯盜人並
准元勅條流處分應有隨行錢物並納入官其捉
事人依下項定文優給若是巡檢弓射池場門子
自不專切巡察致有透漏到棘圍外被別人捉獲

及有糾告兼同行及告官中吏不坐罪陳告人亦
依捉事人支賞應有知情偷盜官鹽之人亦依犯
鹽人一例處斷其不知情關連人臨時酌情定罪
所有透漏地分弓射及池場門子自不專切巡察
致有透漏到棘圍外被別人捉獲及有糾告兼同
行及告官中吏不坐罪陳告人亦依捉事人支賞
應有知情偷盜官鹽之人亦依犯鹽人一例處斷
其不知情關連人臨時酌情定罪所有透漏地分
弓射及池場門子如是透漏出鹽一十斤以下徒
一年半一十斤以上至二十斤支賞錢一十千二

十斤以上至五十斤支賞錢二十千五十斤以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十千一百斤以上支賞錢五十千前項所定奪到鹽法條流其應屬州府捉獲抵犯之人便委本州府檢條流科斷訖申奏別報省司其屬省院捉到犯鹽之人干死刑者即勘情罪申上候省司指揮不至極刑者便委務司准條流決放訖申報從之

則不得踰越漳河入不通高地界　案文獻通考五年既取江北諸州唐主奉表入貢因白帝以江南無鹵曰願得海陵鹽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

江北難以支居當別有處分乃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士卒稍稍歸之

刑法志

統類編勅　案原本訛統數今据文獻通考改正

附於編勅目為大周續編　案宋史盧億周初為侍御史漢末兵亂法書亡失至是大理奏重寫律令格式統類編勅乃詔億與刑部員外曹匯躬大理正段濤同加議定舊本以京兆府改同五府開封大名府改同河南府長安萬年改為次赤縣開封浚儀大名元城改為赤縣又定東京諸門薰風等

爲京城門明德等爲皇城門啟運等爲宮城門昇龍等爲宮門崇元等爲殿門廟諱書不成字凡改點畫及義理之誤字二百一十有四又以晉漢及周初事關刑法敕條者分爲二卷附編敕目爲大周續編敕詔行之

倉部郎中　案原本訛藏部今據新唐書百官志改正

前濮州錄事參軍崔琮　案原本作崔璵今據冊府元龜改正

相州節度使桑維翰　案原本訛松州今據通鑑改

正

團判官　案疑作團練判官攷五代會要亦作團判官蓋當時案牘之文官名各從簡省今始仍其舊

選舉志

選舉　案文獻通考唐時知貢舉皆用禮部侍郎梁開平中始命兵部侍郎楊涉權知貢舉此事薛史不載

疏于帖經　案原本作帖括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工部尚書權知貢舉竇貞固奏　案宋史竇貞固傳云貞固擇士平允時人稱之

不試汎義　案原本作不汎試口義今据冊府元龜改正

別試雜文二首試策一道從之　案宋史趙上交傳廣順初拜禮部侍郎會將試進士上交申明條制頗為精密始復糊名考校擢扈載甲科及取梁周翰董淳之流時稱得士

王松等所論　案冊府元龜作王權考文獻通考作王松薛史韋說傳亦作松今仍其舊

職官志

職官　案薛史職官志本唐六典而紀其釐革故載

同光天成之改制皆稱後唐所以別於六典也

四曰忘誤　案册府元龜作失誤攷五代會要職官分紀俱作忘今仍其舊

擇中官一人爲樞密使　案職官分紀唐樞密使與兩軍中尉謂之四貴天祐元年廢項安世家說唐於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則樞密之任宰相主之未始他付其後寵任宦人始以樞密歸之内侍

其後又改爲直崇政院　案原本作直崇文院今從五代會要改正

亦置院一人 案五代會要作亦置院使一人

以侍中判建昌宮事 案原本有闕文据五代會要

以侍中韓建判建昌宮事

大學士與三館大學士同 案青箱雜記梁祖都汴

庶事草創貞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創小屋

數十間為三館湫隘尤甚又周廬徼道咸出其間

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皆移他所

初置端明殿名目 案職官分紀晉天福五年廢端

明殿學士開運元年桑維翰為樞密使後奏置學

士

其立位宜次崔梲　案宋史張昭傳晉天福二年宰相桑維翰薦昭爲翰林學士内署故事以先後入爲次不繫官序特詔昭立位次承旨崔梲据宋史則此勅當在晉天福中薛史繫於唐天成三年後疑原本有脱誤

宜兼押蕃落使　案職官分紀長興元年分飛龍院爲左右院以小馬坊爲右飛龍院

廢補千牛進馬　案原本作進貝攷職官分紀有太子進馬貝字係傳寫之訛今改正

郡縣志

郡縣　案以上所載十道州府軍縣當是以開元十道圖為本而於五代之改制及仍唐舊制者則闕焉疑原本有所刪節今仍錄于卷首以存其舊

曹州之戴邑　案歐陽史職方攷開平元年割曹州之考城更曰戴邑隸開封此祇云曹州之戴邑未見分晰

其陽武長垣扶溝考城等　案原本陽武訛武陽今据唐書地理志改正

華州洛南縣　案此下注文所載韓城郃陽澄城等縣似不相屬据歐陽史職方攷洛南故屬商州周

割屬華州此本當是脫去洛南沿革小注又脫去同州郃陽縣澄城縣韓城縣等大字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附識于此

湘州　案湘州二字原本誤作小字連注文一段與秀州下注接寫文不相屬攷唐開元十道圖潭鄂等州原隸江南道應以湘州另爲一條作大字其天福四年四月馬希範奏云云作小注今改正

舊五代史攷異卷第五